

大起大落的“网坛神童” ——珍妮弗·卡普丽亚蒂

1990年之前，自从纳芙拉蒂洛娃和埃弗特退出职业网坛以来，谁能接替这两位世界网坛赫赫有名的女将继续为“老美”挥拍上阵，一直是美国网球爱好者们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了。

毫无疑问，当时世界女子网坛的优势已由美国转到了欧洲，南斯拉夫的塞莱斯与德国的格拉夫都早已是红透半边天的风云人物。面对着这一巨大冲击，美国选手就好象吃了“软骨散”一般表现得一筹莫展，只能被动地做着消极抵抗。但是，在1990年3月6日这一天，美国人看到了希望：一个13岁的小姑娘，在网坛上崭露头角，就征服了所有的观众和新闻记者，美国人兴高采烈地欢呼着一颗耀眼的新星在美国网坛上兴起！

她就是被誉为“美国90年代女子网球的希望”和“网坛神童”的珍妮弗·卡普丽亚蒂。

3 岁开始握球拍的“神童”

珍妮弗·卡普丽亚蒂这位“网坛神童”之所以会“一鸣惊人”，震撼国际网坛，除了她自身的超常天赋外，那就是她父、母悉心培养的结果。

卡普丽亚蒂的父亲斯特凡诺，是出生在意大利的电影替身演员和英式足球职业运动员，她的母亲丹尼斯曾经当过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也不知是出于“挣大钱”的目的还是其他什么考虑，斯特凡诺这位足球运动员从他的妻子怀孕起，就着了迷似地想把还没出世的孩子培养成未来的网坛风云人物。后来，当他们通过“B超”知道是个女孩时，斯特凡诺更是全身心地将女儿当作“网坛奇才”来培养。他专门聘请了美国儿童教育专家来协助自己对女儿的培养，并且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胎教”法来培养女儿对网球的兴趣。斯特凡诺经常对妻子说，珍妮弗·卡普丽亚蒂将来一定要成为最出色的网球运动员。因此，从丹尼斯怀孕 5 个月起，她每天都要定时观看 3 个半小时丈夫从各处搞来的重大网球比赛的录像带。

1976 年 3 月 31 日当卡普丽亚蒂一出生斯特凡诺就更忙了。女儿还不到两个月，他就每天把枕头搁在她身子下面帮助她练习仰卧起坐。

等到卡普丽亚蒂 6 个月的时候，斯特凡诺买了无

数的网球当作玩具放在女儿的身边，小小的卡普丽亚蒂真正地被绿色的网球包围了。不过，也许是父母胎教起了作用，小卡普丽亚蒂确实对网球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好感。不论哭闹得多么厉害，只要一听到录像中网球比赛那“乱哄哄”的声音，她就立马停止了哭闹，甚至还有好几次都是转哭为笑呢。当斯特凡诺看到女儿那笑脸儿上的泪花儿时，也往往是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太高兴了，他觉得自己的心血到底没有白费。

女儿刚一懂事，斯特凡诺就开始了女儿身体和思想上的全面教育。他教育女儿一定要从小好好锻炼，长大后争当一名最棒的网球运动员。各种最新的网球赛实况转播和录像节目是小卡普丽亚蒂每天必上的一课。珍妮弗·卡普丽亚蒂 3 周岁生日的那一天，斯特凡诺不惜花 300 多美元为女儿买了一副高级球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女儿。

从这天开始，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的怀抱里撒娇的时候，珍妮弗就在父亲的陪伴下握起了份量很重的球拍儿。这样，在斯特凡诺夫妇的早期教育下，小卡普丽亚蒂的天赋得到了极大发挥。她在 4 岁的时候就能连续接发 100 个球而丝毫不感到疲倦。

埃弗特的“影子”

1980年5月初，为了早日使女儿成为网坛人物，斯特凡诺把卡普丽亚蒂带到了著名网球教练吉米·埃弗特的家里，要小珍妮弗拜师学艺。这个吉米·埃弗特，就是当年美国最著名的网球明星克里斯·埃弗特的老爸。可以说，正是吉米·埃弗特使美国网坛升起了一颗璀璨耀眼的巨星！

吉米一般不收5岁以下的徒弟，可是这次他却破例了。原因有两点：其一，吉米发现了一个“天才”，4岁孩子的基本功，使吉米这个以培养少年网球运动员为己任的名教练不由得为之震惊。他是第一个看到珍妮弗·卡普丽亚蒂有希望的人。其二，斯特凡诺的“软磨硬缠”并且答应负责照料女儿的生活。吉米觉得：面对这样一个极其难得的好苗子，再加上如此痴心的父亲，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呢？

自此之后，吉米开始每天给珍妮弗上课，使吉米教练大感震惊的是珍妮弗的超常聪明，他说：

“我还从没看到过有一个孩子像珍妮弗那么聪明。”

在吉米循循善诱的耐心引导下，珍妮弗很快就使吉米手下的那些比她大得多的孩子“臣服”了。开始的时候，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男孩子们，看到这个流

着鼻涕、甚至连走路有时都走不稳的小囡也想打网球时，都觉得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一一成了这个小囡的手下败将。

过了大约有 1 年的时间，吉米一家都真正地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特别是克里斯·埃弗特更是喜欢上了这个“小妹妹”。吉米父女俩都从内心里感到，小小的卡普丽亚蒂将是今后接替埃弗特的最佳人选，她将来必将为埃弗特家族争来巨大的荣誉。从此，克里斯在紧张的训练、比赛之余，只要有时间，总会手把手地教这个“小妹妹”打球的动作、技巧。小卡普丽亚蒂似乎与克里斯很有缘，她特别地喜欢克里斯这个脾气特别好的“大姐姐”。

吉米父女俩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不仅使小小的珍妮弗进步神速，而且细心的观众们在观看卡普丽亚蒂打球时，一定可以在她的身上发现克里斯·埃弗特的影子。卡普丽亚蒂的比赛风格在许多方面都像克里斯·埃弗特：她们俩都是使用双手握球拍；都是习惯于从左侧杀；此外，卡普丽亚蒂在球场上动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更是与克里斯一模一样。不过，与克里斯相比较，卡普丽亚蒂在发球和进攻的威力方面似乎更为出色一些。

吉米一家与卡普丽亚蒂建立了终身不解的情谊，特别是吉米更是把珍妮弗当作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来看待。卡普丽亚蒂“出道”之后，吉米仍然像当年

关心克里斯一样关心着卡普丽亚蒂的成长，他为“女儿”的每一次胜利而高兴，同时也为她的每一次失利而痛苦。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满头银发的老吉米总是伴随着她去世界各地，并帮她照料一切。对他的亲生女儿，当年由于太忙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为此，克里斯经常对父亲开玩笑说：

“爸爸，我不知道我和珍妮弗到底谁是你的亲生女儿？”

而每当这时，老吉米总是笑容满面、自豪而得意地搂着俩人亲切地说：

“你们俩都是我的好女儿，都是我的宝贝！”

克里斯·埃弗特每天都与珍妮弗形影不离，即使外出比赛，也总是每天抽时间给卡普丽亚蒂打电话，询问她的训练情况。当珍妮弗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克里斯更是坚持与老爸一起陪伴着她去各地参加比赛。如果由于特殊情况不能亲自到场，她一定会用电话鼓励卡普丽亚蒂争取取得好成绩。就连克里斯·埃弗特的兄弟詹姆斯·埃弗特，也像卡普丽亚蒂的亲哥哥那样关心、爱护着她。

“ 战略大转移 ”

当然，最能体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还是珍妮弗的父亲斯特凡诺。为了让女儿有一个更好的网球环

境，他不惜一次又一次地搬迁，甚至为了女儿他竟然放弃了收入颇丰的房地产经纪人的工作，全力投入安排珍妮弗的事业和前途之中。

1985年6月，斯特凡诺全家搬到了奥兰多附近的一个小城，以让珍妮弗得到进一步深造。这时，已经“长大”的卡普丽亚蒂也很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她在训练上也更加自觉和刻苦，技艺和战术提高很快。

1988年可以说是珍妮弗·卡普丽亚蒂成长最快的1年。这时，珍妮弗还不到12岁，却在全美网球赛的16周岁年龄组获得了冠军。

10月21日，就在比赛前夕，珍妮弗突然患了重感冒，她头昏脑胀，浑身无力。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她双手连握球拍都很是吃力，可卡普丽亚蒂硬是咬着牙拚掉了对手，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复赛。复赛中，卡普丽亚蒂以3比0轻松战胜对手，并在半决赛中再次打败对手，进入了决赛。

28日的上午，阳光明媚，天气格外晴朗。可能是受气候的影响，卡普丽亚蒂的心情也非常愉快，珍妮弗觉得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今天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她。

美国网球赛16岁年龄组的大赛，一向很受美国网坛的重视。这个年龄组与成年人相差不大，很多选手在这里取得胜利不久即迈入了成年组的行列。像比利·琼·金、克里斯·埃弗特等美国网坛赫赫有名的高手，都曾夺得过全美16岁年龄组的冠军。所以这次

决赛吸引了众多的网坛行家前来观看。

11点钟，卡普丽亚蒂精神抖擞地迈步走进了比赛场地的正中央。比赛开始，首先是由卡普丽亚蒂发球，只见她第一发球就施展开最拿手的大力发球，嘿！一个漂亮的“ACE”球，直接得分，场上比分15比0。卡普丽亚蒂想先给对手一个下马威，好从气势和心理上战胜对手。对手果然被卡普丽亚蒂的“当头炮”给轰懵了，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几乎还没反应过来就丢失了第一局。卡普丽亚蒂1比0先得1分。第二局轮到对方发球，卡普丽亚蒂全神贯注，她不想给对手一丝一毫的机会。当球冲到卡普丽亚蒂的反手时，珍妮弗一记漂亮的反手抽杀将小小的球打到了对方的左边线。然后，卡普丽亚蒂又频频得手，又破了对方的发球局。结果，卡普丽亚蒂以6比1先拿下了第一盘。在比赛中，珍妮弗越战越勇，越打越出色，最后，卡普丽亚蒂以2比0的绝对优势轻松取得了冠军。

后来，人们常说1990年卡普丽亚蒂这颗新星冒出。实际上在这次比赛中，就已经开始显示出了她“网坛神童”的风范。这年的夏天，她又在18周岁年龄组获得了硬地和红土场地的全国锦标赛冠军。

接着是卡普丽亚蒂辉煌的1989年。珍妮弗在这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和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夺得少年组的冠军，并在温布尔登网球赛中进入了复赛。在秋天，卡普丽亚蒂还代表美国队出战英格兰队，她以两个6

比 0 击败了克伍德。这时的珍妮弗·卡普丽亚蒂真可以说信心百倍，在她的心里充满了希望的憧憬。

1989 年秋天，珍妮弗的父亲斯特凡诺为了女儿能够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职业网球选手，又经过慎重考虑，进行了一场“战略大转移”——带着全家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达坦帕。达坦帕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国际网球中心，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珍妮弗·卡普丽亚蒂来说，具有很重要的决定性意义。

美国的希望

1989 年底，斯特凡诺为了能够让女儿早日参加奖金丰厚的职业网球选手的比赛，多次向国际女子网球联合会提出申请，要求降低原来规定的最低 14 周岁的年龄限制。当时斯特凡诺声称：

“我的女儿是个快乐的好女孩 在校内科科成绩甲等，参加职业赛仅仅是为了进一步地提高自己的球技。”

经过反复交涉、商榷以及美国网球协会的出面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才破例同意让卡普丽亚蒂参加职业网球大赛。

虽然卡普丽亚蒂已被“恩准”可以参加国际职业网球大赛的正式比赛，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她的谈吐仍然难脱童稚的口吻。她有时又极力想装成小大

人儿的样子，说起话来真是让人忍不住地好笑。而在网球场上，卡普丽亚蒂又好象突然变了一个人似地，是那样地沉着，是那样地镇静自如。她说：

“我喜欢激战，当我听到观众们入迷地欢呼时，我也进入了角色。”

珍妮弗·卡普丽亚蒂确实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很投入的人。

正如老吉米所说的那样，卡普丽亚蒂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她在中学里，门门功课都是 A。当然，就像每个女孩儿都很爱美、爱玩一样，珍妮弗也有一般女孩儿的同样爱好，她也爱玩、爱美，但众多的赛事将她与要好的伙伴们几乎是完全隔离了。有时在家里，她知道自己找事做，读小说、做家务，并且每当在泛美航空公司任空姐儿的母亲当班时，珍妮弗就承担起从整理屋子到洗衣服等一系列家务。

1990年3月6日，在斯特凡诺的全力撺掇下，珍妮弗·卡普丽亚蒂终于来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马球俱乐部的网球场，从而揭开了她职业网球生涯的序幕。这一天，离卡普丽亚蒂的14岁生日还差3个星期零5天。

当卡普丽亚蒂来到场上时，虽然有些热心的观众对她表示出了极友好的欢迎，但仍有不少老成持重的观众和球员无动于衷，他们觉得一个“黄毛”小丫头儿的开场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值得那么激动吗？

此时“初出茅庐”的珍妮弗·卡普丽亚蒂却没有一丁点怯场的意思，因为她有自己独特的放松办法：这就是与同来的父亲、母亲、老吉米和“大姐姐”，克里斯·埃弗特说说无关紧要的话。有家人在一起，卡普丽亚蒂感到很轻松、很充实。

珍妮弗·卡普丽亚蒂的对手是 28 岁的老将丹尼尔斯。这员老将不仅经验丰富、技艺高超，而且过去的战绩确实不俗，她曾经取得过“大满贯”赛的冠军。这次大赛，当得知抽签结果，自己第一轮的对手是名不见经传的卡普丽亚蒂时，她感到很幸运。上场前她根本没想到会出现什么意外，她觉得很快就会拿下这一盘。因此，丹尼尔斯还事先约好了一起吃午饭的对象。然而，比赛的结果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不仅没能取胜，反面败在年龄与她正好相差 1 倍的卡普丽亚蒂拍下。

战幕拉开以后，卡普丽亚蒂立即显出了她的深厚功底，并很快以 3 比 0 领先，但却没有赢得场内观众们应有的掌声。因为观众们对她还不是完全放心，他们还不相信一个不到 14 岁的小姑娘能够战胜经验老到的丹尼尔斯。所以，当丹尼尔斯以稳健的攻杀将比分扳回 6 比 5 时，场上才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一些观众的心里想：姜到底还是老的辣，珍妮弗毕竟还是有点嫩。也有好心的人开始为珍妮弗担心了。这时，场上最放心的只有两个人，一是珍妮弗的父亲斯特凡诺，

二是老吉米。这两个人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俩都特别相信自己的“女儿”一定会取胜，他们的多年心血是绝对不会白费的。

果然如此，场上的局势很快就发生了转机，小珍妮弗将小小的网球拿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借此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信心十足地将球发过网。当丹尼尔斯自信地将球打向珍妮弗“无法”回击的反手时，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珍妮弗不仅将球反击回来，而且还正好打在了她的底线。场上比分 6 比 6 平，在抢 7 局中，卡普丽亚蒂才真正显示出了她的“神童”功底，以 7 比 6 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的比赛，卡普丽亚蒂仍是牢牢掌握着场上的主动权，她始终紧压着丹尼尔斯的反手打，并发挥她近网快攻、抽杀和轻吊结合的长处，比分一直领先。所以，当最后一个球时，珍妮弗一个大力抽杀将球打过去，随着丹尼尔斯回球失误而落地，全场观众才真正地心里佩服了珍妮弗·卡普丽亚蒂这位美国网坛的“新星”。他们站起来，齐声欢呼，就好象对于他们在开始时的“无礼”向珍妮弗表示歉意似地，那掌声几乎要将整个运动场给摧垮了……就连刚才那些“老成持重”的观众也坐不住了，他们鼓掌的劲比任何人都大、时间都长。

接下来的比赛，卡普丽亚蒂乘着胜利的“东风”越战越勇，她以凌厉的攻势不仅令长期沉默的美国网坛耳目一新，令美国人心喜若狂，而且还一直闯进了决

赛。

在决赛中，卡普丽亚蒂对当时国际网坛上几乎与“网坛女皇”格拉夫齐名的萨巴蒂尼相遇，这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激烈厮杀。萨巴蒂尼在体力上丝毫不亚于卡普丽亚蒂，而她最大的特点是攻击面更宽、更具威力。因为卡普丽亚蒂已连续打败了数名网坛好手，所以萨巴蒂尼一点也不敢小瞧这位“小丫头儿”。她施展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最后才算勉强以 2 比 1 胜了这个新对手。赛后，萨巴蒂尼高度评价了自己的这个小对手，她说：

“虽然我今天战胜了卡普丽亚蒂，但我相信不用很久，她就会登上世界女子网坛的顶峰！”

珍妮弗·卡普丽亚蒂旗开得胜，一下子就在全美引起了轰动，就连美国著名网球专家金林格也不由得为之惊叹道：

“真没想到她还是一个小黄毛丫头儿。在比赛中，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手呢。”

克里斯·埃弗特对卡普丽亚蒂的前途更是充满信心，她说：

“在当前欧洲网球选手称霸世界网坛的情况下，每个美国人都希望卡普丽亚蒂能尽快地成长为世界第一号选手。我相信她完全有能力继我和纳芙拉蒂洛娃之后，填补美国女网的这一空缺……”

而一向说话心直口快的珍妮弗，在一次获胜后回

答记者的提问时，竟然哈哈大笑说：

“我真希望和格拉夫的比赛结果也是这种结局。”

萨巴蒂尼和埃弗特果然是没有说错，珍妮弗·卡普丽亚蒂的愿望也没有落空。在 1992 年的第 25 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卡普丽亚蒂，这位当时只有 16 岁的小姑娘，决赛中在全世界数亿观众们的瞩目下一举战胜德国女将、“网坛女皇”施蒂菲·格拉夫，从而登上闪闪发光的奥林匹克冠军的宝座。

“苹果熟了 就吃了它！”

正应了那句“物极必反”的道理，就在卡普丽亚蒂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不幸的种子却已经悄悄地播下了。新闻媒介既能让一个人上天，也能让一个人入地；它既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天才。

1990 年初刚刚步入职业网坛的卡普丽亚蒂，还是一个聪明伶俐、热情奔放的小姑娘，她只有 13 岁。首次比赛获胜后，大队记者和摄影师如获至宝般地缠着她，寸步不离地围着这个小女孩问这问那。在紧接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她被那些围着她团团转的众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弄得惊讶不已和不知所措。

“我对比赛极其兴奋。”她说：“但是我认为新闻媒介似乎有点失控了。”

毫无疑问，新闻媒介确实做到得太过分了。卡普

丽亚蒂这位刚刚“出道”的网球新秀，还有很多不足，虽然她已经显示出了其过人的天赋，但如果仅凭此一役的胜利即被捧为退出现役的“网球皇后”克里斯·埃弗特的当然继承人，那还是有点太早了。而美国新闻媒介却觉得他们的宣传吹捧是完全正确和公正的。

卡普丽亚蒂刚开始打网球时，包括她的小弟弟史蒂文、她的父母和她本人，都对举世瞩目的国际网球巡回比赛十分高兴。1991年，卡普丽亚蒂一路杀入了有“四大公开赛”之称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并且成为世界女子网球排名前10位的最年轻的选手。这一年，珍妮弗一人就挣了600万美元。《网球》杂志的作者曾批评斯特凡诺强迫自己的女儿挣钱财，但斯特凡诺以极其自傲的神态说道：

“看，我爱我的女儿超出了你们的了解。但是，我始终遵守一条意大利格言，这就是：‘苹果熟了，就吃了它！’”

不过，卡普丽亚蒂毕竟还太小、太不成熟，再加上她过早地开始打网球，在她的生活中除了网球外，几乎没有其它正常人的一切。卡普丽亚蒂虽然在网球比赛上崭露头角，而且其才能也确实令世人刮目相看，但她同时又往往显得太幼稚。1990年，在她第一次参加的法国巴黎网球公开赛上，她竟然对巴黎圣母院是一座大教堂而不是一个网球场而表现出极大的惊奇。对此，帕尔默预备学校的网球指导凯文·奥康瑙尔说：

“她在马路上被众多的代理商、制造商和推销商团团围住——所有人都想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她不能分享太多，我想这会使人感到与世隔绝与孤独的。”

卡普丽亚蒂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过度的吹捧使她的头脑开始发热。从巴塞罗那回来后，卡普丽亚蒂开始变得更加孤独和难以交谈了。另外，由于她患了腱炎和肘部骨裂，1993年9月初，卡普丽亚蒂令人吃惊地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一轮比赛中被淘汰——并且从此之后，有很长时间她再也没有打过网球。比赛后，卡普丽亚蒂回到佛罗里达的家中，她发现自己过去的老朋友们都开始变得使她难以适从。她的旧友们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她必须寻觅一些新朋友。当然，这时她是绝对没有意识到不是她的朋友变了，而是她自己变了。奥康瑙尔这样说：

“这几年间她的朋友们都过着一种正常青少年的生活，与她很难沟通。她只好另找伙伴。我猜想她宁可找一些甚至不知道她是谁的人为友，因为这些人至少不会企图在她身上寻求利益。”

卡普丽亚蒂退出网球比赛，使她开始与家人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一天，在游泳池旁边，有人看见她的父亲从她手中一把夺过含有酒精的饮料，全泼在了她的脸上。卡普丽亚蒂的一位邻居说：

“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她家里的人不时地相互吼叫。”

1993 年 11 月，卡普丽亚蒂终于搬出了她父母在萨德布尔鲁克的房子，并且进了附近的一家公寓。

“天才女星”的堕落

离家出走的卡普丽亚蒂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很难保证不出问题。1 个月后，她就由于在坦帕林荫道上的一个小售货亭里偷拿了一价值约为 34.99 美元的白铁矿石戒指而被法庭传讯。

那时，她还是一个少年，卡普丽亚蒂对自己的行为解释说，这纯粹是一时的失足——她几乎早已完全忘记了那枚戒指。为此，卡普丽亚蒂受到了法庭不公开的处罚。

1994 年 1 月初，卡普丽亚蒂向新闻界宣布：她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再参加女子网球比赛，以便集中精力完成她的中学学业。对此，斯特凡诺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

“她不是背叛，她是在测试第一个人——我、她的母亲、她的朋友。她想看看他们对她不打网球会有什么反应，而且她也在测试她自己。”

珍妮弗的母亲丹尼斯说：“网球、金钱、公众注意……它们就像一个开始飞速旋转的旋转木马，当你想从它上面跳下来，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紧紧地缚在上面，以至完全不能自拔。”但是，珍妮弗这样做了，